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王洛賓譜寫的《在那遙遠的地方》使青海湖北岸的金銀灘草原聞名海內外。  
新華社

六盤山下的一次滯留，無意中聽到了一個當地女子的漫唱，使王洛賓成為中國第一位將西北的“花兒”曲調記錄下來的音樂家；一代音樂大師和一個“西北軍閥”的合作，竟然成就了流傳大半個世紀，並且成為今天“花兒”的經典之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2006年5月11日，《南方周末》發表了題為《讓王洛賓感動過的幾位女性》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寫道，當王洛賓談到對自己音樂生涯產生重大影響並促使自己後半生留在大西北的幾個女性中，其中一個就是六盤山腳下叫“五朵梅”的寧夏女子。

### 偶遇“五朵梅”初識“花兒”

王洛賓自幼就生活在一個音樂氛圍很濃厚的家庭環境中，後來又在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接受了西方音樂的專業教育。1938年4月，王洛賓和著名作家蕭軍等人，受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伍修權的派遣，奔赴蘭州做抗日宣傳工作。他們抵達六盤山下時已經是一個春寒料峭的黃昏。

夜晚深處，戰亂時期的六盤山下，春雨淅瀝，更襯托出一片寂寥，就在這樣百無聊賴的時刻，突然從客店裡傳出了一種他沒聽見過的山野之音，那是一個西北的女子自由而深情的漫唱。熟悉當地情況的客人告訴他，當地人心裡悶得慌時，大多會哼上幾句這種叫“花兒”的小曲，由於多是些不適宜大聲唱出來的、表現思念等內容的，所以人們稱之為“騷花兒”，他們叫漫花兒。女人們大多是在夜深人靜時低聲漫幾句，男人則是會在幹活累時，在曠野中漫的。

天亮後，王洛賓趕緊向店主打聽昨天晚上唱花兒的人，店主王文林說，是店裡來幫工的女子，大夥兒都叫她“五朵梅”，倒不是這個女子長得多漂亮，而是山裡人有個頭痛腦熱的，便自己掐太陽穴，久而久之便有了紫痕，如梅花瓣。幾十年後，當年僅10歲的王文林的兒子王學禮提到當年的情形時說：“當時是有幾個穿洋服的人，找‘五朵梅’學花兒，他們在草房外，聽她唱花兒。”山裡的女子害羞，當王洛賓他們提出要聽花兒時，“五朵梅”反而唱不出來了。

三天過去了，春雨一停，翻越六盤山的路通了，王洛賓一行大清早就要離開了，和“五朵

梅”道別後，踏上了蜿蜒在山間的盤旋公路，就在他走出100多米遠時，身後傳來了一曲“花兒”：走哩走哩（者）啲的遠（哈）了，眼淚的花兒漂滿了，哎啲的啲，眼淚的花兒把心淹（哈）了。走哩走哩（者）啲的遠（哈）了，身上的襠褲輕下了，哎啲的啲，心上的惆悵重下了。

### 最美的旋律在西部

王洛賓後來向別人介紹當時的情景時，動情地從沙發上站起來，一隻胳膊向後伸開去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幕，在陽光照射着的紅褐色高坡上，“五朵梅”一邊抹着眼淚，一邊哽咽着唱這支歌。

那一刻，這種帶着土的味道的聲音，直接走進了他的內心，使一直渴求着去巴黎尋求西洋音樂的王洛賓對自己的音樂追求開始產生了懷疑。他說：“這段因緣，使得我逐漸放棄了對西洋音樂的嚮往，投入了民歌的海洋。從此，我在民歌中吸取了生命的營養，那首濃郁芬芳的‘花兒’，的確是我一生事業的轉折點。‘五朵梅’的‘花兒’把我們幾人聽得發呆了，真摯、蒼涼和博大。我開始想這樣一個問題，音樂的源頭到底在哪裡？”後來，王洛賓將“五朵梅”唱的那段“花兒”叫《眼淚花兒漂滿了》，並根據自己的記憶譜錄了這曲“花兒”，這使他成為中國第一個譜錄傳播“花兒”的現代音樂家。

這一首“花兒”，是王洛賓第一次聽到一個西北女子發自內心地表達自己的情感，他稱讚為“迷人醉心的歌”，“句句滲入了人心”，甚至成為他“一生事業的轉折點”。他深深地感慨：“最美的旋律、最美的詩就在西部，就在自己的國土上。大西北的民歌有歐美音樂無法比擬的韻味和魅力！”

1939年7月，《民族萬歲》拍攝組前往青海省海晏縣金銀灘草原，王洛賓隨劇組一道，順便采

# 王洛賓：「在那遙遠的地方」拜師「五朵梅」



■王洛賓拜師五朵梅雕像。

風。當地民眾知道導演鄭君里要在這裡拍電影後，於一天晚上，為攝製組舉行了一個歡迎宴會，攝製組也準備在宴會上選擇一位當地的女性出演電影，時年17歲的薩耶卓瑪在宴會上進行了表演，吸引了王洛賓。事後薩耶卓瑪成為電影的女演員，王洛賓便主動出演一個幫着卓瑪趕羊的幫工，二人在一次獨處時，卓瑪因為察覺到王洛賓灼熱的眼神，用牧羊鞭輕輕地打了他一鞭子，令王洛賓徹底愛上卓瑪。電影隊完成拍攝後，王洛賓坐在返程的駱駝背上時，突然想起卓瑪為他清唱過的一首哈薩克族民歌《羊群裡躺着想念你的人》，這時卓瑪姑娘美麗的形象在他心中升騰，形象和旋律水乳交融，令他產生了創作歌曲的慾望，於是他耗時三個晚上，融合藏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民歌及“花兒”，創作了《在那遙遠的地方》。

■王洛賓途經六盤山初識“花兒”。



■五朵梅客棧。



■王洛賓與三毛。

## “西部歌王”與台灣作家三毛

《在那遙遠的地方》是王洛賓傳唱最廣的歌，也是華人歌曲在世界傳唱最廣者之一。作家三毛從小就愛唱《在那遙遠的地方》，並把這首歌曲傳播到了西班牙、撒哈拉。法國巴黎音樂學院將這首歌編入學院東方音樂課程教材。

一九九零年，三毛在《台灣日報》看到一篇關於王洛賓的報道，她心中最柔軟的地方被打動了，彷彿冥冥中一下子悟到了前生。當她聽過每首歌最後的故事，三毛在王洛賓面前完全迷醉了，她毫無保留地讓自己愛上了他的音樂、愛上了他的靈魂。

再後來的日子裡，當有人和王洛賓說起三毛的時候，王洛賓的話一下子少了，語音低沉了。他說，是的，是有這麼回事，三毛給他寫了信，並且來看過他，可是他婉轉地回絕了。王洛賓說，三毛人很好，很聰明，“感謝她瞧得起我。”王洛賓說：“我已經老了，再說，再說……”可是王洛賓沒有再說下去，他的眼睛望了望牆上的照片。